

一即萬有，從有限翻讀無限—— 書寫的空間摺疊術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「一根針尖上能站著多少個天使？」，宗教史上著名提問曾經讓數學家想破頭，但人們實在應該來問問作家。只有書寫能讓小空間也蘊藏無限，是人的想像力讓一切變大又縮小。當然，現代人有一張螢幕，一只滑鼠，網路也能把一切都塞進去，但我們並不需要依賴科技的力量，挑戰最狹仄空間，人們在過去便已經運使書寫的大能，把大象放進衣櫃，將一座城市藏在一本書裡，世界可以被摺疊，閱讀則帶來解放，神燈摩擦三次那般砰的從書頁中瀰漫著煙霧冒出來的，是攤開來的大宇宙。多不合理都合理，那麼，讓我們跟著作家的筆尖去丈量，現在，越寫越大了！

波赫士《波赫士全集》

「我想到待在書房中的現代人，彷彿待在一座城堡的塔樓裡，這裡頭配備有電話、電報、唱機、無線電報機、電影機、幻燈機、詞典、時刻表、簡報……」波赫士在小說〈阿萊夫〉中讓虛構人物卡洛斯做出結論：「這樣子我們根本不用出門旅行了」，卡洛斯在房間裡寫了一首「包含世界的長詩」，「我記敘的航行是在房間中的漫遊。」那似乎可以被此後 Google 還是 Yahoo! 等入口網站拿來當標語，而卡洛斯說他能完成這樣一首詩，並在房間中漫遊，是因為房子中藏著一個「阿萊夫」，



《波赫士全集》 (四冊)

作者：波赫士
(Jorge Luis Borges)
譯者：王永年等
出版社：臺灣商務
日期：2002年3月

阿萊夫是什麼？那是一顆閃亮的圓球，「直徑約兩到三公分」，但「全世界都包羅在那裡頭」、「是萬象森羅聚集的一點」，只要你凝視阿萊夫，無論是自家門口的細磚地，乃至「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顆沙粒」，都能清楚看見。而真正讓人神往的是，他們在那圓球中看見自己，看見自己看著阿萊夫，而阿萊夫中又有一個自己在看著阿萊夫……

把一顆星球折進地下室裡。那是只有小說能做到的神奇摺疊術。但波赫士寫的並不只是「縮小體積」、「放大容積」的比例尺互換而已，事實上，他所收藏在地下室裡的是，「無限」。是「我看見我在看著我自己看見我在看見我看著我自己……」，那更接近鏡子的戲法，鏡子裡還有鏡子，鏡子又照出鏡子，波赫士小說中眾多篇章都有這樣的趣味，它接近於數學，可以自我消解，由此產生時間或空間悖論，也近似哲學，在概念上自我辯駁又互相成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波赫士是鏡子與迷宮之王。他總能在小說中創造無限。而書寫也在他的世界中提供通往無限的走廊，中年的波赫士失去了視覺，但他並沒有失去「看」的能力，目盲的他能透過口述持續創作，並在腦中調出無數看過和沒看過的書，於是他擁有兩種無限，一種在他的小說裡，是一顆很小卻擁有一切的星球，那顆星球叫做阿萊夫，也叫做創造。而另一種，在他的腦海裡，那是一座書架沿著書架疊放，和世界一樣大的圖書館。

西塞·埃拉《鬼魂們：當代波赫士：西塞·埃拉傑作選》

比豪宅坪數，計較公設比，沒有人可以比西塞·埃拉筆下的公寓大。波赫士把星球摺疊進了地下室，西塞·埃拉則在小說〈鬼魂們〉中蓋起一間公寓，那公寓那麼小，電梯上上下下，幾樓住



《鬼魂們：當代波赫士： 西塞·埃拉傑作選》

作者：西塞·埃拉
(César Aira)

譯者：葉淑吟

出版社：木馬文化

日期：2017年6月

了誰、幾樓的誰在幹嘛，孩子樓上樓下跑動，而鬼魂也像搭透明電梯那樣上上下下穿梭著，樓層剖面分明，其實是畫出整個現代生活的橫切面。那是現代阿根廷小說的黃金地段，西塞·埃拉把整個現代生活都放進一棟公寓裡了，透明不只是樓層，讀者既能看見蛛網分布縱橫如血管的排水與空氣管線，也清楚看見散布其中複雜錯縱的人際關係。無論家族的、權力的、位階的、層級的……小說家藉由公寓所搭建起來的，其實是「現代生活」，他把整個「現代」放進公寓裡了。他寫公寓生活，一絲不苟，按表操課，可以列出作息表，排出生態系，其實是寫出生活的秩序。但與其說是秩序，不如說是「秩序的幻覺」，因為再嚴謹，「活像真的一樣」，卻又可以隨便毀壞。於是鬼在其中穿梭，人可以輕易死掉，「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」。眼看它樓起了，眼看它樓塌了，現代生活被他用一棟公寓寫滿了，也寫空了。

塔娜·法蘭琪《神秘化身》

所以，在房間裡擺一張鏡子，那空間便增殖了一倍。那如果想要更大一點呢？那就在一張鏡子對面，再擺一張鏡子吧。

小說家塔娜·法蘭琪很懂這種鏡子的魔術，《神秘化身》便是「兩張鏡子」的故事。女警當年化身女學生成為臥底。退出多年後，一樁謀殺案發生了，死者與自己模樣相同已讓人倒抽一口涼氣，但更人詫異的是，死者其實是扮演女警當年臥底的身分繼續活下去。那麼死者真實身分究竟是誰？她

為何要扮成這個「已經是女警虛構」的角色，而重要的是，死者為何成為死者？是新仇？還是當年臥底遺留下來的爛攤子，要讓這本身就是虛構的「女學生」再死一次？於是，女警出馬扮演這名「扮演自己的別人」，追查這個「虛構」角色的「真相」。

這已經不是一面鏡子所演繹的鏡像故事了。而是鏡子裡還有鏡子，就像虛構裡還有虛構，女警在鏡像裡望見自己，但那卻是別人。是別人了，但女警知道那其實是自己的臉，於是頂著自己的鏡像，卻是要挖掘他人的「鏡子的故事」，而問題是她如何從鏡子中抽離……，身分與謎團透過鏡子一層一層疊開，身分在增加，謎團像是房間一樣被擴增，兩張鏡子製造的，也許不是變大空間，而是造了一個迷宮，而迷宮讓空間感覺起來變大了，因為你永遠走不出去。



《神秘化身》

作者：塔娜·法蘭琪
(Tana French)

譯者：穆卓芸

出版社：皇冠

日期：2009年10月

森見登美彥《夜行》

怎麼把空間疊起來？那就看看森見登美彥的《夜行》吧。當年一起念書的5個人重聚，懷念起莫名消失的同班女孩。「但我曾經看過她欸」，他們隨口提起，卻發現女孩的出現和一系列版畫有關係，神秘畫家案田畫出48幅名為「夜行」的夜景圖，隨著夜更深，5個人各自講起他們的故事，都有一張畫，一棟大屋，一段夜行……日式怪譚的氛圍裡，其實是小說家的一千零一夜，一張畫包羅了所有故事，小說家展示了說故事的天才，他藉著其中角色詮釋旅行這件事情，「最吸引我的不是旅行本身，而是旅伴，因為一起旅行，就像所有人被



《夜行》

作者：森見登美彥
譯者：涂愷芸
出版社：皇冠文化
日期：2018年1月

關在一間『密室』裡。」小說的底蘊正在於此，是移動的故事，是所有人四散奔走的故事，是有人會消失的故事，但那也是密室的故事。看起來密室應該是靜止的，是一個不動的空間，但小說家卻用「移動」來詮釋它，事實是小說中一切故事發生的原因也正是因为「某一刻他們在某種密室中」——無論是婚姻、是友情，是愛情……，而連在無法進出的「密室」裡，也會有人消失，在推理小說中，那就需要偵探登場破解謎團了，但在現實中，這是沒有解的，感情都會失去，愛會消失，關係會淡，只剩下密室那種親密的感覺讓人懷念。小說家多會詮釋這種形而上的失去，他用〈夜行〉之畫透露一竊，也藏起一切，畫只有尺幅寬，卻藏納所有，甚至，會把人吸進去——你不知道那裡頭有多深……因為畫裡的房子，也就是人的心，都藏著某種黑暗的。凝視畫作的同時，像是走進小叮噠的任意門裡，看起來有限，但內裡無限，空間變大了，但你要小心，因為，「你不知道，密室裡有什麼」。



《克萊因壺》

作者：岡嶋二人
譯者：李彥樺
出版社：獨步文化
日期：2011年5月

岡嶋二人《克萊因壺》、 駱以軍《匡超人》

空間要怎樣才能摺疊？大象如何幾個步驟就放進櫃子裡？不需要魔術，一個概念就完成。那就是「克萊因壺」的存在。「克萊因壺」這一四次元的曲面空間成為締結虛擬與現實之間關係的核心概念，「雖然在瓶中，卻會不知不覺移動到瓶外」，他奇特的模樣是現實世界不可能出現的空間造景，只有在概念中存在。岡嶋二人的推理小說《克萊因壺》正以此為主題，而且結合了現實科技。這本小說發表於八零年代末，1989年初「虛擬現實」（Virtual Reality）這個術語才剛出現，小說家已經拿整套觀念寫小說，有趣的是，《克萊因壺》是推理小說，以「虛擬實境」為主題，岡嶋二人不只在小說中藉由高科技讓角色「由實入虛」，進而虛實不分，也在小說之外，同步迷惑讀者的感知。完成書寫的「虛擬實境」，岡嶋二人一出手，他們所觸碰，幾乎是之後30年人們對「虛擬現實」這領域所能觸及的一切想像。

小說詭計也以「克萊因壺」為發想。小說家以故事和書寫技巧製造了「裡頭就是外頭」、「外頭就是裡頭」的克萊因壺之境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會逐步陷入迷惑中，不知道角色所遭遇是真是假，甚至讀者自己最後也失了方向，「故事什麼時候騙了我？」，那裡有種迷幻感，原來小說自己就是「克萊因壺」，讓閱讀的裡和外都翻轉了。或者所謂的「無限」其實很簡單，甚至不需要進入網路，只要讓你無法察覺到哪裡是「邊界」就可以了，但那時是致福，還是極端的恐怖？

同樣是壺，是瓶子，臺灣小說家駱以軍2018年一出手，《匡超人》擲保齡球甩出個strike讓瓶子全倒。「我的雞雞下方破了一個洞」，《匡超人》從小說家讓人害羞的下盤疾病開始寫，怎樣都癒合不了的傷口卻成為通往其他世界的黑洞，「裡頭就是外頭」、「外頭就是裡頭」，這樣一本厚達30萬字的小說中竟由一個洞翻出無限平行宇宙來。小說家速寫塵世，無論筆下的中國還是臺灣，

其實是把活生生的三維世界壓縮成二維，他寫那些詐騙偽造之術，寫感情的欺瞞和建築於禮物道德上的矇騙，他把整個世界譬喻成造假瓶子上的描圖，「我們以為是活生生的時間，其實是贗品的二維世界。」人們「像是活在瓷瓶上」，但那瓷瓶分明是偽造的，是仿古的，人物與情感在那上頭畫的多精細啊、感情多真，到底都是假的。那其實是對整個廣義的中國文化道統（讀書人的禮樂世界、精神文明）的大聲質疑，是一個現當代的《儒林外史》，而當瓷瓶破了一個洞，出自《西遊記》的孫悟空和小說家原創的「破雞雞超人」便周遊追打這些宇宙中，「洞」作為意象，有時讓角色穿越，有時要讓他們去填補，「克萊因壺」的概念在此體現，瓶裡翻到瓶外，不同的介面互相碰撞，甚至更過火，還有各種時間悖論和奇觀，如永劫回歸、「莫比烏斯帶」、「潘洛斯三角」……於是小說中動輒世界末日，創世奇觀、臺北封凍，無數故事碎片噴射，一個場景換過一個場景，一篇小說換過一篇，在那個資料量超載、故事自己無法負荷自己，文明被自己內爆的終末之境——宇宙的盡頭是什麼？——小說家得以向半空一躍，向整個文明，整個世界叩問，其實是抒情的朝內嘆息，想問自己，「為什麼我的心這麼痛呢？」、「什麼時候我變成這樣了？」、「這是當初的我想成為的嗎？」

每一次從書頁緣回來，心神歸位，我們又回到了原地，又回到自己，但那已經不是自己，似乎變厚了一些，只有在閱讀那一刻，一即萬有，我即世界。◎



《匡超人》

作者：駱以軍
出版社：麥田
日期：2018年1月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臺大臺文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，是一檔帶狀文學直播節目，每週日晚間9點線上說書。